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六　經部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子曰晉文公譎
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管仲之器小哉○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禄之去公
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

矣○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必二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浚南趙氏曰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

後世以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項氏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如謂一書生援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孔子之意唯孟子知之爾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

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君而知此義則未為者不得發為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譬之居山林而備虎豹者高垣墉謹門闔廣道路去菑翳嚴導從簡出入攸同無所伺吾隙矣而又厲戈戟羅弓弩掘擭穽張籠檻以待之雖有異能之獸絕力之禽亦將惴栗而遠遁也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噫非孔子孰能修之非孟子孰能知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以力假仁

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絶
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
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
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

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又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曰此春秋之大指也是以仲尼之門三

尺之童子羞稱五伯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真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伯者唯仲舒為然仁人知正誼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有無不計也義謂事物當然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伯者唯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唯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春秋無達例

杜氏曰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孫氏曰春秋五以日月為例多所不通

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取衷矣

韓氏曰春秋謹嚴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自然而非一人之

私意也

歐陽氏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又曰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

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

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應天順人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也楊氏曰孔子之於六經言其理春秋著其行事若得六經之理春秋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一句即

誠不難知○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

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亦窮理之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别傳之真偽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只是不如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陳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公穀考事甚疎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却不見國史又曰左氏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左氏乃趨時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大學論所止便說君臣父子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使孔子議此肯如此否尚得謂與聖人同好惡哉又曰左氏傳是箇博記人作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又曰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

害大義却不曾見如陸淳孫明復之徒雖未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思晁氏曰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龜山楊氏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

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又曰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康侯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斯文之興廢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善自此可勸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伯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

伯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之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致此極耳仲尼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於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

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

呂氏曰春秋之書凡以使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得者惟能自克以義而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其終必可以至

於聖人也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襃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襃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世既遠史册亦有

簡略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爾又曰春秋即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閒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略加修定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會盟征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字為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可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春秋一事各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也朱子謂得之延平先生者

如此

○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做將去至晉文做了千般蹺𮝵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又曰且如興滅繼絶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都做只是無惻隠之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故不得不舉行真氏曰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在於覬國就其名義之最正者無如救邢之舉葵丘之盟然其心則伏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伯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則人心之不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伏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曽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黄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

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晋也未嘗能使之一與盟會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葵丘之會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有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追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鄫而不果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過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若晋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誇衆也故一朝王之項而遂請隧焉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伯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夷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

哉

○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

黄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盖方是時王綱解紐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襃貶凡例之説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

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

先為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也春秋弑君弑父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曉況又於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

詐億不信之心也

朴鄉呂氏曰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之聖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迹熄政教失俗敗

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弁弱下簒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

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甞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眞僞之溷淆也吾析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

將微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

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憚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也惟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幸而上無明君為之正王

法以定其罪而又幸而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幾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閒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其閒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

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為有一治之效蓋眞有見乎此夫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

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爾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以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為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緩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為是說者不惟不知

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者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襃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襃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

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借天子大夫之借諸侯下之借上卑之借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冝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

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夫子不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

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固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借而乃使魯借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

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則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

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甞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又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抵捂者矣

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説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説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卒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冝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冝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説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事而前爵後人或一行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有異也於是

有以名稱爵號爲襃貶之説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於内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

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日月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衞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

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襃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
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
王不書天則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冡宰
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
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
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
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
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

公故褒之朝隱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王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弒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公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公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刑賞之權天王自能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荊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

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

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必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襃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襃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

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襃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固以是爲襃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土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盖於書時

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閔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閔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閔九月日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

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

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吳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桑溺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

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强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則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名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

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襃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閒而求聖人襃貶之意則窒礙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强為之説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也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説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襃貶之説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襃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

義安在曰春秋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王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所以序君臣内齊而外楚内晉而外吴

所以別夷夏書陳黄衛蔡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
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
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
正名實者何也傳稱許止不嘗藥而經曰弒則非不
嘗藥矣於夷皐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經曰盾則趙
盾之情不能掩矣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經曰
殺正討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
幾微者何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

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焉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

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一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釆則異矣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有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盖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

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
不共戴天之讎未報也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
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國家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
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盖遲之四十
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由是
而上則為西周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
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

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歳而吴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晋侯為會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歳而齊陳恒執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晋則自趙鞅入戚之後晋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魯國東方之望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

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争城争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以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隱桓之春秋伯主未興之時也莊閔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也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

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之迹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

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足以嗣文公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葢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再會于虢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晉葢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

也天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名氏也於後則有生而賜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

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學春秋者捨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抵捂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近於理盖左氏曾見國

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惟其出於經生所傳故雖近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閒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勢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

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之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

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衞則曰為觀
裸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
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事往往類此
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
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
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為好惡與聖人同
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
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

於智伯乃在於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傳聞又不親見國史故其事多繆誤畧其事而觀其理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以當明

目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

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

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為齊

襄復九世之讎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

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

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

奕碁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僭上卑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媿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豈不甚於敘事失實之罪哉故嘗以為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繆

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已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何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

親明當親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之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義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

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

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之

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已巳日有食之

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

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

何休則曰先是桓簒隱與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與怨

氣所致凡而地震山崩星雹雨雹螽螟彗孛之類莫

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

强為之說春秋記災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其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公羊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也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七 經部

春秋本義通論

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聖人曷嘗先定凡例而修春秋哉或曰子之本義有云義見某年某事者非凡例邪曰非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為法於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如朱子謂何嘗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若當時史氏之作則凡例之說或有之矣亦未必若今之說春秋者拘

拘執彼以比此也及乎孔子借魯史以作經因事設教
凡非天子之事而私相盟者其私盟之罪無不同也而
其為盟則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
馬私相會者其私會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為會亦各有
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馬私相侵伐者
其侵伐之罪無不同也而其侵伐亦各有所因即其因
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馬此孟子有彼善於此之説
也惟其罪之無不同故有義見某年某事之云惟其情

之有淺深罪之有輕重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論以見其義此亦理一分殊之謂學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則凡入滅圍取朝聘奔如凡非王事而諸侯僭焉大夫攘焉者其罪皆可見而其情罪之輕重等差亦不能逃焉曰然則孔子徒議其罪而已乎曰未也議其罪將以懲其惡懲其惡將使之反諸無惡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克己所以復禮也不克己則不能以復禮不懲惡則不能以遷善故春秋為克己復禮之書而後世但知聖人

議人罪惡而已此凡例褒貶之所由興也自凡例褒貶
之説興而聖人之心不白於世其書雖存其用則泯矣
此非細故也此説春秋之大弊也人能痛埽其弊以至
於無春秋其庶幾乎愚所言者凡例之陋若夫褒貶之
繆則邵子朱子鄭夾漈吕朴鄉諸家之説已悉於綱領
玆不復論
弑君之賊夫人所能知也然致弑之由則有漸自某君
之失其道而肆意侵伐入滅民困而財耗也剹而至於

戕其身自棄君之家不齊妻滛而子奢也馴而至於滅其家自棄君之失其馭而使大夫專國君若贅旒也馴而至於禄去公室自棄君之失其權而使其卿帥師軍政之在臣也馴而至於弑其君春秋皆歴書之以為天下之大戒使凡為君者防微慎始兢兢業業而不敢肆此正所謂屬辭比事之法惟其弑其君罪大惡極夫人所能知故本義但云義見隐四年衞州吁事惟其屬辭比事有以著其見弑之由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説

以明之而非舍弑君之罪但著人君之過而已也
大凡先儒傳此一經必有一得特以褒貶凡例之説汩其心思故不得盡善耳是以先儒之説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歸而取其所長二家説同則取其前説前畧後詳前晦後明則取其後説其或大段甚當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則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則改之如吕朴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未免去其一二如

程子春秋序子丑寅建正之類不能無疑故闕而不録竊倣朱子所謂不敢於注脚上添注脚之法使觀者簡明易見云爾非敢自執己見凡非己見者一切去之也所以敢爾者以其有經為之主也經意本渾成明白因傳而益明者固有之矣因傳而晦且鑿者亦不少也故說之合於經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其法甚約也其或取兩說者以一說之意未足以盡此事之旨故必兼見而其義始備其或必附己意云者亦以先儒之說與經

相違云爾非敢舍先儒之説而主一已之見亦非敢勦先儒之意以為己之意也

曰子之引諸家之説其亦有重複者何也曰此編竊倣朱子集註之意先訓詁而後事實而後議論議論即本義也其圈下復引諸家之説者其餘意也或其前後始末也盖春秋一事兼數義本義之外别有餘意又有前後始末一家之言豈能盡該故引諸家之説以足之諸家之説豈免重複哉欲其成文故不得盡删也所謂前

後始末者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一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畧之乃於一字之間而究其義此其穿鑿附會想像測度之説所由生也今似此者悉埽除之使經文渾成明白即始而見終庶學者可以理義推詳不得以小巧私智窺聖人之意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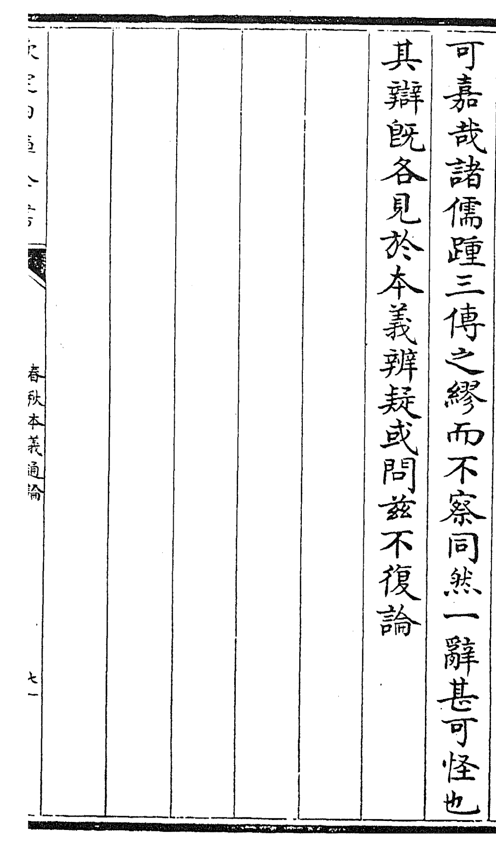
義之旨也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之君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未若是之横也終則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

至於滅同列之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始也大夫執一國之權終則至於弑其君始也子弟預一國之政終則至於簒其位始也諸侯專恣而妄動終則至於滅其身始也夫人昏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昏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弑閔遜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

衛而衛侯朔入于衛又書公至自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廏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人知此法則一字襃貶與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說久當自廢不必多辨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非常之事此說自三傳至於今凡傳春秋者皆能言之其亦孔門弟子聞於聖師之言歟然而三傳卒不能守其言左氏多以春秋之事為禮公穀亦有以為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禮矣喜之嘉之矣



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為禮為可喜為可嘉哉諸儒踵三傳之繆而不察同然一辭甚可怪也

其辯既各見於本義辨疑或問茲不復論

春秋本義通論

春秋本義問答

問元年春王正月此春秋開卷第一義而正朔一事亦吾儒所當明辨者今本義以正月者建寅之月或問中引用蔡氏書傳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證甚明然竊詳朱蔡之說月數雖不改正朔則必改商建丑則正朔必用十二月周建子則正朔必用十一月特紀月之數不改耳故商書元

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為歲首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以十一月為歲首凡朝會大事必以正朔行事今既以正月為建寅之月則是周未嘗改夏正也而又引趙氏云王正月者王者之所班葉氏云王者以正朔一天下豈有周為天子而乃班夏之正朔乎周改正朔矣而乃仍以夏之正朔一天下乎大槩如左杜胡張諸儒之以建子為正月則於王正月三字甚順而於春之一字有未安若以建

寅之月為正月則於春字甚安而於王正月三字

有未妥此乃千古不斷之疑請更詳之

荅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所可疑者魯公即位之在正月也何謂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蓋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為歲首矣而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周改夏正以十一月為歲首矣而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用夏正數月其曰一之日觱發正指十一月亦未

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其他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等
詩顯然可考秦改夏正以十月為歲首矣而史記云始
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又每歲首先書冬
十月漢用秦正每歲首亦先書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
月也至漢武帝改歷法用夏正每歲首始書正月此皆
不改月數之明驗而所謂改正朔者惟即位與朝覲會
同則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秦以十月行事以新天
下耳目耳葉氏所謂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如此而已然

其敬授民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歛冬藏天子諸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仍用夏正觀詩書易周禮及月令汲冢等書與春秋凡非時必書之事可見矣盖四時斷不可易天子順時以施政斯民依時以興作向使周以十一月為春以二月為夏五月為秋八月為冬則二十四氣皆差而農作非時祭祀非節蒐狩非名夫夏之孟夏天子嘗麥庶人薦麥夏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若周之孟夏豈有麥周之孟秋豈有

穀而月令王制言之乎蒐者仲春擇取禽獸之名苗者仲夏除獸害苗之名獮者仲秋順時殺物之名狩者仲冬圍守取物之名若周改四時行之則違時害物名實錯亂聖人肯為之乎惟其四時民事不可移易故班律授時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為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為春正月惟其商周即位朝覲會同等事在十二月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况改正朔三字乃漢儒所自言於經無見凡商周秦於歲首稱十二月十

一月十月者即其所改正朔也凡商周秦稱正月者皆建寅月也由是觀之春在王正月之上既甚順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論始定欲改孟子註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為夏九十月之說而其書已徧行於世故蔡氏解書親承朱子之教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不然何敢背其說而反孟子集註之論哉今陽恪夏正辨實出於朱子門人旻淵親聞其師之論愚所以敢於本義或問用夏正而取趙氏

葉氏之云者以此也何謂可疑者魯公即位在正月也葢商既以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及三年終喪即吉十有二月朔伊尹又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凡商王即位必在十有二月也葢古者君喪嗣子踰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歲首次第推之周之王與諸侯即位亦當在十有一月何獨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乎此其可疑者也及考唐志春秋時晉魯宋各自有歴法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由是知春秋時

魯公不奉周王正朔不於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舊史而不革直書之以見當時諸侯之僭亂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唐志之外更無他書可考不敢質言之而其可疑者亦粗通其一二矣愚所以敢於本義引朱子晚年答曼氏之說以明之者此也夫夏正周正之說雖為春秋開卷第一義固不可以不講而春秋大義則在於正義明道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内夏外夷防微慎始因事立教以正人

心以扶綱常其夏正周正之說乃後儒自為異論自相矛盾春秋先務正不在此也曰班歴授時亦國之大事周亦當在十一月然則本義引趙氏云古者天子嘗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所謂今年冬者果在何月也曰此無明文可考今依蔡氏說則周當在冬十月其或班歴授時在冬十二月亦不可知也曰商周既以寅月為正月安在其為改正朔安在其為諸侯奉天子正朔乎曰古之班歴授時猶今之授時歴自漢武帝歴魏

晉隋唐以至於今皆用夏正國之大事皆在寅月令之授時歴雖與古異制然使民依時作事則同也天下孰敢不遵孰敢自定歴法哉此即古者奉天子正朔之義斷不可因漢武以來不改正朔而遂廢班歴也夫夏之四時非夏之四時也天之四時也夏不敢違天而授時周敢違天而授時乎由是觀之商周雖改正朔而班夏之時亦何傷哉

問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此一節孔子不以桓公

為非程子斷然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一依
程說今本義序自謂祖述程朱而於此一事乃取
荀卿而不從程子何也此正人倫之大節綱常所
係恐必合從程朱為是
荅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
糾殺之謂桓公為弟子糾為兄者公羊穀梁之論而荀
卿司馬遷杜預孫太山胡安定劉原父胡邦衡孫莘老
呂東萊凡三十餘家之說也愚所以取之盖亦有為大

凡春秋書子某者必當立之子也其單稱名者必庶孽不當立者也又春秋凡書入于某者篡位者也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有子字公穀雖無子字而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則左氏公穀皆有子字桓公於此單書小白之名又書入于齊故公羊曰其書入于齊何篡也穀梁曰惡之也程子以大義推之而疑桓公為兄非有所考也雖引薄昭之言以為證而朱子乃云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論語集註雖取程子之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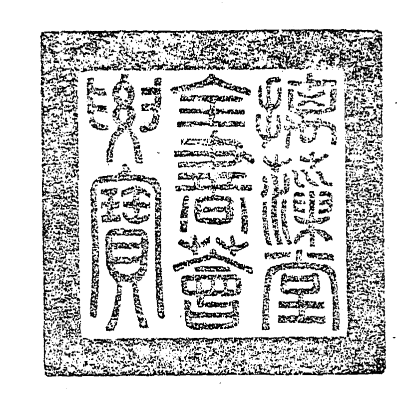
而又嘗舉荀卿之言則亦不能無疑於其閒矣不特荀卿之言也史記齊世家亦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杜預亦曰子糾小白庶兄鄧騏亦曰桓公襄公之季弟馬遷謂子糾為次弟鄧騏謂小白為季弟其亦有所據矣夫孔子非不以桓公為非也蓋取其厥後有仁者之功耳豈真許其仁哉其不足於桓公管仲者甚多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孟子亦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本義祖述程子

而此一事未敢盡從程子之說者以春秋書法決之也
盖大綱大領一宗程朱而一事之有疑一義之未安豈
可雷同其說而不之辨乎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
許桓公管仲之功如此而孟子闢五霸為三王之罪人
朱子遠宗孟子者也而集註引楊氏之言謂孟子以己
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又朱子近學程子者也
而作中庸或問辨程子之言不少假其辨修道謂程子
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未合子思本文之意其辨隱

微謂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呂游楊三家之密其辨程呂中字問荅則曰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其辨程子謂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則曰未得為定論其辨程子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則曰此則不可曉如是者數十條及觀朱子易本義與伊川易傳相悖者不可勝紀不可謂朱子不學程子也盖程子嘗謂義理無窮或一時之論而未及定或其門人傳

授之訛學者當守其大綱大領而辨其一二疑義若一槩以程子之言而稱一好字不究指意之所歸不求吾心之所安亦非程子所以教人之意昔唐之王珪魏徵建成太子之臣也及太宗殺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論治者不可謂王魏爲小人王魏忘君事讎之罪固不可縱而其匡太宗致貞觀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謂王魏功過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謂王魏後雖有功何足贖之語此豈非人倫大節綱常所係而朱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糾爲凡桓公爲弟而管仲事之正與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與人爲善之意與孔子不得已而與齊晉之旨觀之則論語許管仲之不爲害義若孔子作春秋則嚴矣春秋者正義明道書也故論語許其功而春秋定其罪觀其上書子糾以正其名下書小白以正其簒又書殺子糾以正其忍而聖人之情亦可見矣愚於或問辨之頗詳亦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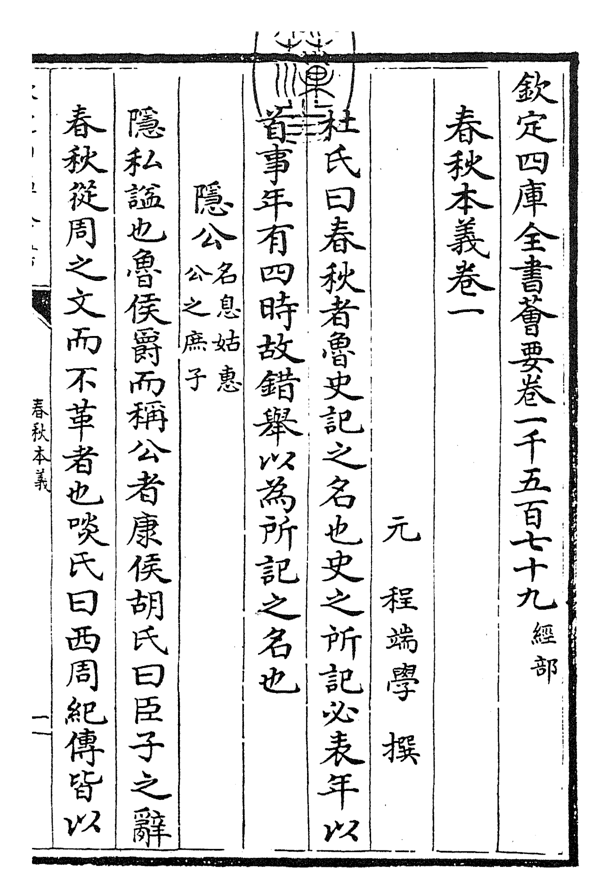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一

元 程端學 撰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

隱私謚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康侯胡氏曰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啖氏曰西周紀傳皆以

本爵春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僭也愚謂春秋魯史也在魯稱公為臣子之辭若書葬某國某公者皆僭稱公也後倣此程子曰夫子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

室微弱諸侯强大朝覲不修貢職不奉號令無所束
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
號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皆諸侯分裂之平
王莫能中興遂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
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木訥趙氏曰凡諸儒
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曷

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葉氏曰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故即位建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後做此○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矣而七月一詩又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改嵗首

爾月不可易也愚案此朱子晚年之說以此推之則正月者建寅之月也凡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古今紀事之常法也孔子因魯史之舊無所加損亦未嘗寓意於其間孟子曰其文則史敘事且然況敘年時月日乎凡言春王二字為孔子所加者求之過者也又案春秋凡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正四時惟此及莊元年三月雖有事而亦書正月者以一公之始也義又見六年秋七月王氏曰不書即位禮之

不舉者也蓋隱公不行即位之禮魯史不書故孔子不得而益耳然未詳其所以不舉之故餘見辨疑或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亡結切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後皆同蔑公羊穀梁作眜

程子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愚謂或有闕文亦有事當繫月繫時如螟螽旱饑無冰無麥禾之類

是也後倣此公羊曰及與也程子曰內為主稱及莘老孫氏曰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愚謂亦有直訓與者如公及宋公遇于清平莒及鄭城邾及防之類是也後倣此范氏曰邾附庸國孔氏曰曹姓顓項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杜氏曰魯國鄒縣張氏曰後為襲慶府鄒縣公羊曰儀父者字也高氏曰附庸稱字同命卿也少胡戴氏曰儀父邾

大夫如慶父歸父行父丕鄭父陽處父之類愚謂後書邾子卒則邾本子爵小國一卿邾自當有大夫戴說近是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故春秋諸侯之盟做此而損益耳杜氏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鄭樵云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獻可杜

氏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天子設諸侯會盟之禮而諸侯不得專之周衰會同禮廢列國擅相盟會而不務信孫氏曰盟者亂世之事故聖王在上闃無聞焉斯蓋周道陵遲衆心離貳忠信殆絶譎詐交作於是列國始有歃血要盟之事凡書盟皆惡之也仲培戴氏曰隱公居父喪而講嘉禮廢王覲而崇私交後凡書盟倣此而此又為七年伐邾起文也○高氏曰諸侯各守疆域非有王事不得

自出境邾與魯伉盟則能病魯故隱公屈已而與之盟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讎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若恒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君道立則信著而義達盟何為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之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胡氏曰周禮珠盤玉敦之制皆妄言也大抵盟者亂世之事豈有天子與諸侯歃血為盟之事哉未詳是否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於晚切趙氏曰當作鄔

夏五月者凡一時無事書首月有事則書其事之月
魯史常法也後倣此鄭伯莊公寤生也孔氏曰鄭國
伯爵姬姓宣王封母弟桓公友於鄭京兆鄭縣是也
杜氏曰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張氏曰後爲鄭州新鄭
縣朴鄉呂氏曰克勝其徒衆若敵國云爾公羊曰段
鄭伯弟也愚謂段不稱公子再命大夫也杜氏曰鄢
潁川鄢陵縣張氏曰後屬開封府左氏曰初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孫氏曰段鄭伯弟以鄭伯之力始勝之者見段驕悍難制鄭伯至於用兵此鄭伯不兄段不弟交譏

之○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懐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

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書克段于鄢然後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愚謂鄭伯克段于鄢之辭亦史氏立言之法孔子因事立教錄之為後世鑒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吁阮切賵芳鳳切

天王平王也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愚謂此魯史舊法非孔子加天字也公羊曰宰士也咺者

名也孔氏曰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劉氏曰何以名上士也愚謂來歸來魯歸賵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程子曰惠公之仲子妾稱也君舉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與公羊合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劉氏曰妾母繫子與僖公成風同與穀梁合前說近是公羊曰喪

事有賵賵者葢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張氏曰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康侯胡氏曰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法紀之宗也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趙氏曰是啓僭也○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以下内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諸侯

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書之以志僭亂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張氏曰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襃有功德而厚其終也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者盖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辠反厚其送終之禮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穀梁曰宋人外卑者也
程子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孫氏曰外稱人内稱及
不可言魯人孔氏曰宋國子姓公爵商紂國滅周封
微子於宋都商丘穆公和七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
曰宋梁國睢陽縣張氏曰後爲應天府宋城縣杜氏
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未詳是否左氏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

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未詳信否愚謂此與盟於蔑同義而此則大夫自盟其僭尤甚又為十年伐宋起文也○張氏曰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切

祭伯孔氏曰周公之胤張氏曰祭周畿内采地伯爵也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聘

弓鏃矢不出竟塲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張氏曰案内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王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以絶人欲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康

侯胡氏曰人臣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公子益師卒

劉氏曰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後氏皆倣此益師名也字衆父孝公子此葢譏諸侯之世卿也大意見左方○孫氏曰春秋内大夫卒則書之豈徒記其歲時著其名氏而已古者諸侯歲貢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卿大夫故周

禮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室既東其禮遂廢故魯三桓子孫終於定哀之世並執其政不復請於天子故孔子書之也朴鄉呂氏曰大夫何以或卒或不卒其卒者必世卿也益師何以卒衆仲之先也公子彄何以卒臧氏之先也無駭何以卒展氏之先也愚案春秋内大夫之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其書卒者三十或書氏或書名聖人因舊史書大夫卒而不少革者一則可通

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二則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命於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無駭翬俠柔溺之徒以名見者僖文以後諸侯專恣無復請命故皆自賜氏此可通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者也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經諸侯為卿大夫服雖無明文然以義推之可知也如仲遂卒而猶繹則是不為服也其書公子牙公子友卒公子慶父奔莒

以著三桓之始書公子彄卒以著臧氏之始書仲遂卒以著東門氏之始書叔肸卒以著叔氏之始其後連書仲孫叔孫季孫臧氏東門氏叔氏若子若孫之卒以著世卿之權隨事見義非一例可求此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者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不書首月與繫事之月者此會失其月日故但書春而已若亦書首月則疑此會為正月事故并首月不

書此亦魯史常法也後凡但書時者倣此會與之為會禮也劉氏曰西方曰戎啖氏曰凡戎狄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辭杜氏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乃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尤謹華夷之辨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

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乎凡書會皆惡之也高氏曰隱公居喪之際未會諸侯於王朝而先與戎會春會而秋與之盟故書此以見事始也及戎伐凡伯則知魯會盟戎適以貽王室之患耳○康侯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戎狄之有善否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事戎狄致金繒之奉苟圖便安也以戎狄而朝諸夏或狎主齊盟亂常失序也以羌夷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日復一日必將滋蔓萌猾夏之階也知此説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夏五月莒人入向舒亮切

孔氏曰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

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十一世兹丕公方見春秋杜氏曰莒國城陽莒縣張氏曰後為密州莒縣公羊曰將卑師少稱人程子曰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愚謂亦有衆辭如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亦有汎稱人如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各隨文見義不可執一例以求之希聲陸氏曰克内曰入後倣此孔氏曰向姜姓張氏曰炎帝之後杜氏曰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張氏曰漢志向屬沛縣寰宇記屬

應天府穀熟縣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未詳信否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康侯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程子曰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免焉盖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

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道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戸楷切穀梁作侅後同帥公羊作率

無駭魯大夫公羊曰展無駭也陸氏曰公子展之孫也劉氏曰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二千五百人為師公羊曰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康侯胡氏曰

書師師用大衆也王氏曰凡書師師書其專也後皆倣此杜氏曰極附庸小國張氏曰擅興大衆陵蔑小國義與入向同○愚案古者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大夫帥師則大夫專兵亂王制撓君權國非其國矣故君舉陳氏曰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後凡書帥師義皆倣此孫氏曰外莒人入向内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

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稱及與公及邾儀父之及同義後不復解范氏曰唐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張氏曰後為單州魚臺縣左氏曰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孫氏曰公與中國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張氏曰盟者刑牲以相示謂之神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

以長亂況乎戎也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憑陵之暴卒以釀成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康侯胡氏曰春秋謹嚴夷狄而猾夏則膺之與戎狄歃血以為盟非義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擇配不以德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利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

唐之盟垂戒遠矣邦衡胡氏曰聖人不臯戎而臯致戎者先自治之道也愚謂隱公不能謹會戎於其始故不免盟戎於其終是以春秋慎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陸氏曰履緰左氏作裂繻誤也

孔氏曰紀姜姓侯爵杜氏曰紀在東莞劇縣張氏曰漢屬北海郡後屬青州壽光縣即益都府釋文曰逆迎也公羊曰履緰者紀大夫也不氏與無駭同程子曰在魯故稱女愚謂逆當使命卿不當使大夫紀以

大夫逆國母魯亦不能以禮卻之故書以示戒○張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館所然後親迎以入呂氏曰婚姻之禮男女之別見矣王政以此為本故春秋内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下知婚姻之禮為重古聖人之意也否則淫慝邪僻生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隱公姊妹也伯字姬姓葉氏曰以姓繫字婦人

之通稱逆稱女别婦也歸稱伯姬别異姓也公羊曰婦人謂嫁曰歸愚謂逆非命卿魯又順其非禮即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非禮矣又為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公羊穀梁作伯程子從公穀曰闕文也蓋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書大夫在諸侯上者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蓋闕文也

杜氏曰密莒邑陽城淳于縣東有密鄉義見元年盟

于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胡氏曰子者宋姓也程子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内稱之小君同劉氏曰薨者臣子之辭此義未詳竊疑妾母與再娶者不得稱夫人而未有所考也○穀梁曰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

鄭人伐衛

稱人見莒人入向陸氏曰聲罪致討曰伐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孔氏曰衛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居殷墟桓公十三年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衛在汲郡朝歌縣張氏曰濬州黎陽也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未詳信否胡氏曰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天子失道而諸侯擅之諸侯錯命而大

夫奪之東遷之後無諸侯無大夫皆專行之其無王甚矣後凡書伐倣此其辠之重輕則各見於後此則大夫伐人之國也○莘老孫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春秋之時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辠焉春秋書伐二百一十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

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愚謂亦魯史常法也後倣此言日不言朔或食後朔後或史失之也朱子曰歴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歳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竒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歳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

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蠻夷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禮記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天子必素服修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康侯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彼儆此○張氏曰唐歴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歴推春秋日食大槩多入食限

於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雖交而不食此德之所生也今案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况象見於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書之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

下之禍亂也高氏曰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歴者所能推也而周官乃有救日月食之法至於春秋乃獨數日食何也曰君道也而被侵害必有以也春秋書之必曰有食之者盖歸咎於人事而不以為常數也是以人君遇其食則恐懼修省而百官修輔厥后更不推之於數也後世推求億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葉氏曰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鸜鵒來巢

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妻弑夫蠻夷侵中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公羊曰天子曰崩程子曰崩上墜之形愚謂諸侯為天子喪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同軌畢至周衰禮廢諸侯不臣故春秋書天王崩

一見魯不供職貢而武氏子求賻二見齊鄭以嘉禮盟石門三見莒宋陳蔡魯衛伐國不止四見魯宋以嘉禮遇于清五見隱公盤遊觀魚于棠三年之内凡諸侯有不居喪之事皆譏也以後凡書天王崩大略倣此其書葬者又為書葬起文也○葉氏曰葬以義見天子七月而葬桓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葬天子諸侯親之可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書

崩書葬愚謂春秋歷十有三王其一崩在春秋之後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其志崩者諸侯不行喪禮如前五見之說其不志葬者或公自往會葬而葬得其時常事不書耳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其志崩者義同平惠定靈其志葬者如葉氏之說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或赴告不及於魯而魯不會葬或事偶得常而春秋不書無他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故也或謂死生人之大變而春秋必書者誤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陸氏曰左氏作君誤也張氏曰當以公穀為正葉呂諸家同

公羊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熈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愚謂此譏天子之世卿也○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泰誓曰臯人以族官人以世夏商之亂政也周既失道其政亦然案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之詩也稱尹

氏太師維周之氐則尹氏世卿其來久矣康侯胡氏
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
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
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
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厚齋王氏
曰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
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履霜堅氷之戒明

矣聖人絶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附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貫道王氏曰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為卿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程子曰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

子失道諸侯不臣也○存耕趙氏曰案禮凡君之喪臣致襚曰致廢衣於賈人不敢戚君也致賻曰納甸於有司不敢以貨取也令魯不供葬失臣子之禮貫道王氏曰周凡三求皆以喪故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其有所求者喪事之有闕也諸侯貢享之不至賻賵之不供也張氏曰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爾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盖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愚謂一

見諸侯不供王事二見王失馭下之道三見官人以世四見不使其官而使其子一言而四義見春秋凡書子與弟者多子弟干政之漸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以王者後故得稱公禮諸侯不生名死而名之者別其為何君也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辭也故内書薨而外書卒將書其葬不可不書其卒以見葬期之緩速將著其私謚與諸侯之僭稱公不可不

書其本爵以見臣子之僭亂又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見於春秋者實為某侯又可見臣子居喪而會盟侵伐以瀆喪禮然其文則舊史所有而義則孔子所取後皆倣此餘見五年葬衛桓公○案宋殤公居喪而與魯遇于清及與魯陳蔡衛兩伐鄭三年之喪廢矣比事而觀義自見也朱子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辭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辭者恐亦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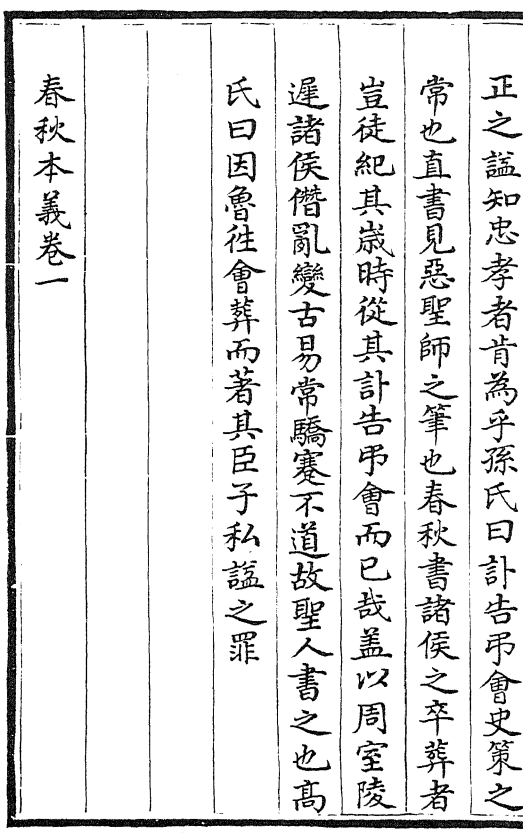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僖公祿父也孔氏曰齊國侯爵姜姓太公望之後成王封太公於營丘臨淄是也僖公九年即隱之元年也張氏曰齊國青州臨淄縣杜氏曰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張氏曰在濟南府臨邑縣左氏曰尋盧之盟義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强盛而鄭莊姦猾鄭之深仇專

在於宋故恃齊以敵之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受其禍也君舉陳氏曰齊鄭合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穀梁作繆

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者自魯書之也啖氏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愚謂穆謚也宋稱公本爵也他國稱公皆僭也胡氏曰諸侯薨則請命於天子程子曰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皐其臣子後傚此○劉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孔子曰諸侯相誄非禮也程子曰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没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没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



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孫氏曰訃告弔會史策之常也直書見惡聖師之筆也春秋書諸侯之卒葬者豈徒紀其歲時從其訃告弔會而已哉盖以周室陵遲諸侯僭亂變古易常驕蹇不道故聖人書之也高氏曰因魯往會葬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春秋本義卷一